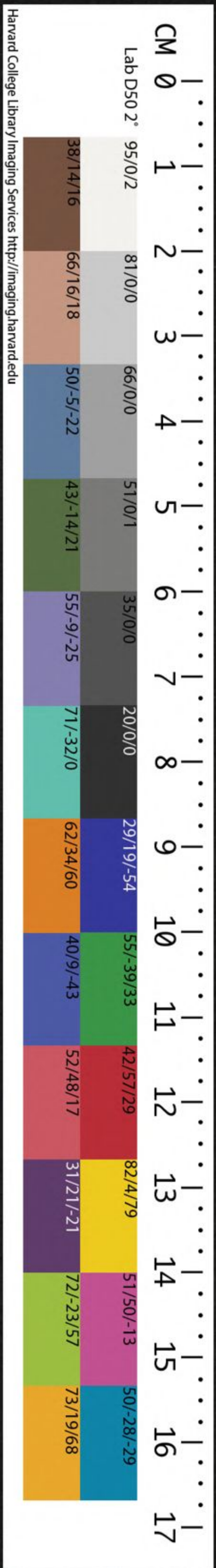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 2516/7928 (95)

庚
十五

卷之
百九十四



史緯卷一百九十四

唐書二十五

列傳

韋貫之

韋貫之、杜陵人、及進士第、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之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以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為監察御史、宰相杜佑子從郁、除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改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同為諫官、若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也、卒、改它官、進中

京兆尹何
至不識長
安丞蓋未
嘗私謁耳



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盍以進退
決請乎垍曰謹奉教事果見聽垍曰君異時當居此位遷禮
部侍郎嘗從容言於帝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何也曰
爲陛下擇宰相者得無重乎帝悅改尚書右丞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帝討吳元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言陛下不
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
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也願陛
下俟蔡平乃討鎮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
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
進貫之謂諸將戰方力今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

溫渙從兄

有家風

養威未可歲月下也後四年乃克蔡如貫之策云罷爲太子
詹事分司東都卒諡曰貞貫之爲右丞時有內道場僧造門
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子渙登進士第御
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之諷渙謁已溫以告渙不
答溫曰元裕端人見之何傷渙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節
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謂之曰何以教我渙曰爵賞刑
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所職則天下治
矣墀嘆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進學士承旨一日宣宗托以
論詩召入屏左右問曰近日內侍權勢何如渙言陛下威斷
非前朝之比帝閉目搖頭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卿策將安出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澳曰若與外廷謀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可任者與之謀帝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矣白衣黃衣綠至衣緋猶知感恩纔衣紫卽相與爲一矣澳不能對左遷京兆尹帝舅鄭光主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他日見延英帝言及之澳具道其奸狀請寘以法帝曰可貸否對曰陛下擢臣爲京兆尹安可使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也太后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戶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繁劇非所任帝不樂澳謂其甥柳玘曰上委吾以使務不爲宰相所知脫謂吾他岐而得何以自白今時事寢非皆吾輩貪爵位所

致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乃卿自便遠我非我外卿懿宗立入爲吏部侍郎貶秘書監分司東都卒澳在河陽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手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因問輔養術澳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宜斥遠之會帝崩遂不果相貫之兄又穆宗時有韋綬見列傳二十一綬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訪問帝常幸其院韋賢妃從會綬寢學士鄭綱欲呼覺綬帝止之時大寒以妃蜀襖袍覆之而去其待遇若此晚感心疾罷還第九月九日帝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卽遣使持往綬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願養耶勅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子溫遷左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

此人睡性
重
寢是晝寢
韋妃是綬
姊妹當載

論死。溫曰：丞相操履有素，詎有反叛之謀。此乃奸人陷之，吾等豈可避禍不言耶？率同舍伏閣固爭。太和五年，太廟室漏，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勅宦者葺之。溫言：吏舉其職而國以治，事歸於正而法以修。宗廟事重，有司弛墮不力，若黜其怠慢以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其職，事歸於正矣。今輕罰慢吏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廢職以宗廟之重，屬之私人。臣竊惜之，乃罷中人。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大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非崇飾虛名之時。帝乃謝羣臣。李德裕入輔，擢溫禮部員外郎。或言爲牛僧孺所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

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拒之則遠黜，從之禍且不測。吾寧從其輕者。注誅拜翰林學士，父綬在禁庭，積勞病廢。誠溫不得任近職，故溫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耶？禮部侍郎崔蠡曰：溫從亂，命不失爲孝。帝意釋，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爲賓客，卒爲給事中。兼太子侍讀。溫詣宮中，太子乃出。溫諫曰：殿下盛年，宜興鳴早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溫遂辭侍讀。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兗州長史，溫皆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

果肯論駁
帝知溫不

獨太子罪、遷尚書右丞、監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止之、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帝問楊嗣復、嗣復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此衰晉風、不可以法、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以溫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出為宣歙觀察使、寢疾、召親屬誦父綬詩曰、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而今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謚曰孝、溫與楊嗣復、李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皆遠謫、溫嘆曰、用吾言、寧至是耶、

劉昌裔

劉昌裔、陽曲人、為陳許曲環判官、環卒、上官浣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浣欲遁去、昌裔止之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足以支賊、若堅壁不戰、數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力制之、可也、賊攻堞壞、昌裔造飛棚、聯柵、募突將千人、鑿城出擊、比還、柵已立、城守遂固、兵馬司安國寧謀應賊、昌裔召其麾下千人為饗、具人賞二縑、伏兵於道、命持縑者皆斬之、賊解去、擢浣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於澠水、引軍走陳、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

營勞軍全義拜服改行軍司馬浼卒軍中推昌裔爲主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昌裔命境上士卒不得犯蔡人少誠卒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慙亦禁境上暴掠封彭城公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恐生變元和八年陳許大水宰相李吉甫曰今乘人心愁苦昌裔可代也召爲龍武統軍以韓臯代之昌裔知帝意至長樂驛稱疾歸第歲中卒

王鏐

王鏐太原人拜嶺南節度使廣人地租薄多牟利於市鏐征其厘榷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哀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稅之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犀象珠玉與商賈雜出於境

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鏐之財淮南節度使杜佑請代以鏐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鏐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拜尚書左僕射檢校司徒爲河東節度使河東自范希朝討鎮州敗還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鏐補充完嗇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足回鶻入朝鏐欲夸示威武乃悉軍出廷列五十里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回鶻恐不敢仰視鏐偃然受其禮帝嘉之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鏐自見居財多懼謗納錢二千萬李絳言鏐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以爲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鏐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爲勸王播

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卒贈曰魏鏐善任數持下
在淮南時嘗得無名書內韡中取他書焚之其書內之人異
日有罪窮驗之衆以爲神鏐在藩子稷常畱京師視勢位高
下輕重以納貲焉長慶二年爲德州刺史稷悉金寶賧侍以
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殺稷納其女爲妾稷子叔泰生五
歲爲郡人匿養得不死文宗詔授九品官

王栖曜

王栖曜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哀義兵討賊署牙前總管賊
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殞之遂
拔曹州表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倬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

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
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賊蕭廷蘭逐日
新劫其衆栖曜方遊奕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
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李希烈陷汴州乘勝
圍寧陵劉昌城守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四十餘日浙西節度
使韓滉使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
參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引去拜鄜坊節度使卒
栖曜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
而射每射破的虜懼相顧引去

李景略

李景略，良鄉人。朔方節度李懷光署爲巡官。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募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旣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於叛逆乎？」遂遁歸。轉豐州刺史。豐州當回鶻通道，每虜使至，前刺史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隴待之。」梅錄俯俛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大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於庭。威名顯聞，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司馬。時方鎮死，則司馬代之。自說有疾，人心屬景略。」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能止。景略叱之。梅

錄識其聲曰：「非李豐州耶？」起拜就坐。將吏相顧驚憚，說愈不平。略中尉竇文場謀去之，會塞下傳言回鶻將南寇，文場言豐州當得良將，因舉景略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邊苦寒，堵鹵人戶勞悴，景略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鑿成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廩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於屯，贈工部尚書。景略表任迪簡佐其軍，嘗宴會行酒者，誤進醢，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不言而醢之。旣歸，略血軍中，稱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爲帥，詔授天德軍使，迪簡萬年人，擢進士第。

張萬福

張萬福元城人拜壽州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平盧司馬許
 杲將兵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代宗召萬福入見曰欲一識
 卿面且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
 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且爲我了杲事當大用卿拜
 和州刺史兼防禦使杲大掠楚州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
 討未至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萬福倍道追殺之元甫將厚
 賞軍士萬福曰國家養軍一勝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
 詔褒美賜宮錦十雙入宿衛賜名正李正已反屯兵埭橋江
 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謂之
 曰先帝改爾正名所以褒卿也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

今名恐賊不曉是卿復賜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於岸悉
 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杜亞忌之召拜右金
 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言爾昏老何耶詔圖形凌烟閣陽城
 等守延英門論裴延齡奸邪帝震怒欲加罪萬福伏延英門
 大呼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
 拜城等連呼太平萬歲自此名重天下以工部尚書致仕卒
 年九十在泗州時李希烈反悉以部刺史妻子爲質萬福謂
 使者曰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以恩公卒不遣

郝玘

郝玘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嘗說節度使馬璘曰

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西走戎道、曠野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玘出、或謂璘曰、玘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幸者、以邊防未固也、今若用玘言、則邊境安、尚何事為、璘遂不聽、及段佑代璘、玘復說之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為防、獨西戎耳、邊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山反、西陲盡亡、寰內為邊郡、每虜入寇、驅人口牛馬、焚積聚、殘室廬、邊境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請於朝、卒城之、為行原州、以玘為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玘在邊三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剗剔而歸、其屍虜畏之、呼其名、以怖小兒、啼、遷臨涇節度使、封休定王、贊普嘗等玘身、鑄

金玘趣

金象、令於國曰、有生得玘者、以金玘賞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為慶州刺史、卒

史敬奉

史敬奉、靈州人、為朔方軍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大破之、驅其餘眾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萬數、敬奉短陋、若不勝衣、走逐奔馬、每挾鞍勒上馬、而後羈帶之、弓矛在手、前無疆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皆有獲、與野詩良輔

皆以威名雄邊、良輔後爲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耶、不爾、何故以良輔爲隴州刺史、

李光顏

李光顏、本河曲諸部落稽阿跌氏、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奇之、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佩劍贈之、元和元年、討蔡、擢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屯澗水、明年戰於時曲、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再往返、矢集其身如蝟、其子攬馬鞅泣諫、光顏挺刀叱之士爭奮擊、賊大敗、時諸鎮兵環蔡者十餘屯、相顧莫肯前、獨光顏先破賊、裴度宣慰諸軍、還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又

與烏重胤破賊小澗河、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澗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亦未可破、遣田頴宋朝隱襲其城、夷之、弘怒、不救、重胤將戮頴等、會中人景忠信至、矯詔械繫之、馳以聞、有詔釋之、并詔弘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自是與光顏有隙、十一年、光顏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帝大悅、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斬獲三萬、守將鄧懷金以城降、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光顏有功、欲撓鱣之、乃飾名姝、教以歌舞六博、被服靡麗、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約旦日納之、乃大合將校置酒、使者以

妹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嗚咽泣下。將卒皆感泣。厚遣使者而遣之。弘大慙。裴度築赫連城於淹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初，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路。賊敗去，死溝中者無數。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賊平，加檢校司空、復鎮忠武。敬宗初，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卒，諡曰忠。光顏兄光淮，靈武節度使，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納

命還之。管鑰於嫂，光進泣曰：弟婦，速事。先姑嘗命主家事，不可改也。

烏重胤

烏重胤，承玘子也。爲潞州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縛從史，兵士大譟。重胤叱之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衆不敢動。擢河陽節度使。帝討淮蔡，重胤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賊平，封邠國公。徙橫海軍。言河朔敢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祿山思明之奸，能據一州爲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長慶末，拜同平章事、天平軍

史綱 卷一百九十四
節度使文宗初加司徒卒重胤善撫士蔡將李端降蔡人執其妻將殺之其妻曰寄語端善事烏僕射無以我爲念重胤待官屬有禮當時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旣歿士二十餘人剖股以祭石洪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隱居十餘年公卿數薦皆不應重胤鎮河陽求賢士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輕適我耶乃具書幣邀辟洪以重胤知己欣然戒行旣至重胤禮之召爲集賢校理

王逢

王逢許昌人署忠武都知兵馬使用法嚴武宗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逢曰戰者前蹈白刃法不嚴人孰肯用命以討劉稹

功至忠武節度使

石雄

石雄徐州人會昌初回鶻入寇授雄天德防禦副使佐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當埽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今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旣迎主歸虜可滅也雄卽率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騎三千夜發馬邑且登振武城望之見斃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謀者曰公主帳也雄穴城夜出鼓噪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計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未克以雄爲晉絳諸軍副使助之稹危

史紀 卷一百九十四
感其大將郭誼請斬種首自歸衆疑其詐種曰種之叛誼爲謀主今欲殺種乃誼自謀又何疑種以七千人徑薄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徙河陽初種討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中之種臨財廉每朝廷賜與纁帛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士伍由是士衆感奮武宗曰將帥中義勇罕有雄比者種爲李德裕識拔德裕罷召爲神武統軍卒

杜羔

杜羔洹水人有至性父死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終日憂泣從兄兼爲澤潞判官鞫獄有媪辨對不凡詢之乃羔母因得

羔得母又
得父墓至
性所感也

奉養而不知父墓晝夜哀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有耆老識其壠因得墓處元和中爲萬年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縣吏將罪之羔辯列甚苦尹不聽羔乃謁宰相具訴府政苛細力不能堪請移散官詔皆免官未幾授戶部郎中歷振武節度使子中立尚文宗真源公主拜駙馬都尉怏怏不樂數求自試言吾若不任事何用貴戚耶帝異之轉太僕卿歷義武節度使

裴度

裴度字中立聞喜人擢進士第憲宗元和中拜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至張網羅於民家門首

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畱蛇一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飢渴。主人賂之，乃肯携去。嘗至下邳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令攝寰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極言寰無罪。上曰：如卿言，寰無罪，卽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卽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第寰爲令，愛惜陛下百姓，豈可加罪。上色稍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刺背，傷首。度著氍帽，得不死，導從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

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以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下，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之。疾愈，入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諸道連兵，內外震恐，及度當國，人心始安。初，德宗時，尚伺察朝士，有相過者，金吾輒飛啓，宰相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英俊，各籌策，請還第，時得與士大夫相見，詔可。莊憲太后崩，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總轄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政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鏐死，冢奴告鏐子稷易父奏，冒沒

遺獻帝畱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貨度曰自鏹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解體也帝殺奴追還使者時討蔡數不利羣臣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去且爲大患兩河亦將視此爲順逆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却它相請旋師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耳詎可一敗便沮成計乎十二年宰相李逢吉言餉億煩置宜休師度請身督戰帝曰度畱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攻之故未禽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

卽拜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上還招討以讓之表馬總爲副使韓愈爲司馬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帝以逢吉居中撓沮出之於外度屯鄆城勞軍宣朝廷厚意士皆奮時諸道兵悉中官監統度奏罷之號令旣顛戰氣益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獻度撫定蔡人元濟時偶語有禁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悉蠲除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詔

要著

要著

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帝以劔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鄆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可。上奏申解，全宥者甚衆。進上柱國，封晉國公。復知政事。蔡州旣平，王承宗懼，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及程權入覲，詔以滄、景德棣爲一鎮，命帥於朝。承宗勢始弱矣。李師道彊橫，度勸帝誅之。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師，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疆界比聯，自戰其地，易生顧望。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抵鄆，以圖陽穀，則人殊死戰，賊勢窮矣。上曰：善。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株。

連數十百人，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責償，實盧羣券也。坦家上訴，朝汶謾語，錢入禁中，何可復得。御史中丞蕭俛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亂止山東。中人暴橫，將亂都下。帝殺朝汶，而原繫者由是京師澄肅。帝嘗曰：朕甚惡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雖相類，中實相遠。陛下觀所行，則辨矣。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上修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鏞异並拜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負販者亦嗤之。

度與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表求退，不許。度復上疏言：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異雖人品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於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夫天下安危繫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輔相。今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耳。若相鑄等，則四方解體矣。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乎？上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度卒爲異鑄所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招討使。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上書暴稹過惡，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埽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

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稹欲解度兵柄。勸上雪王廷湊。罷兵。以度爲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朝京師。及陛見。度感慨流涕。拜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久在外。無援。輿爲奸儉排抑。以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議論正直。辭氣和平。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老將舊臣。至咨嗟出涕。乃移書朱克融。王廷湊。諭以大誼。二人皆請罷兵。牛元

翼在澧州。尚爲賊所圍。帝欲出之。使度騰書宣旨。或言賊知度罷兵柄。必背約。顧望。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未發。昭義監軍劉承偕。侮節度使劉悟。衆怒。執承偕。帝問度何施。而可。度言。臣今爲外藩。不敢與政。帝固問之。度曰。必欲收帥臣之心。獨斬承偕耳。帝曰。太后養之爲子。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下詔逐之。昭義遂安。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言者共請相度。乃拜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謂李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以逢吉代相。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數到內殿。請

立太子。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出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慙恨。嘆輔相非其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心而已。陛下當食而嘆。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於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

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大懼。其黨張權輿作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明其誣。詔入輔政。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請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病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

言今歲三軍春衣不足。請度支給帛三十萬端匹。并遣丁匠五千助修東都。請天子東巡。上患其不遜。問宰相曰。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因索春衣使可乎。度曰。克融家本兗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猛虎哮躍山林間。憑窟穴則然。勢不敢離其處。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今不須遣使宣慰。亦不必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置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奸。卽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

遣丁匠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數。比來朝廷賜與。皆緣召發。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匹。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便得遂進詔草。克融歸文端。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忠武節度使王洙死。度與韋處厚。以高瑀在陳。蔡有治狀。擢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旣得所欲。則腹削軍民。倍以酬息。及瑀受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帝縱弛晏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

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調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方今盛夏。宜詰旦臨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帝崩。度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太和四年。引疾請致政事。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至中書。時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忌之。因度辭位。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度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畱守。訓注之禍。收逮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時閻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鬱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人。

間事。帝知度年雖老。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堅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旨曰。爲朕卧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諭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乞還東都。拜中書令。病不能謝。詔先給俸料。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預。帝賜詩曰。注想待元公。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方春調。攝爲難。勉醫藥。自持朕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卒。年七十六。帝震悼。贈太傅。諡文忠。命京兆尹護喪。葬於管城。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怪其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

加贈太師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
堅正善占對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幾何
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威望德業比郭汾陽其用不用常爲天
下重輕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天下莫不思其風烈五子識
諭知名識襲晉國公蕃首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
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誠帥邠寧李福帥夏州識至治堞
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戍限
滿者代之親老者近戍人心感悅徙靈武軍靈武斥鹵無井
識誓神而鑿之得泉卒贈司空諡曰昭諭宣宗時爲工部侍
郎詔加承旨會帝幸其院諭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

御奩果以賜諭舉衣跪受帝命宮人取巾裏賜之爲太子少
師封河東公黃巢盜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李逢吉

李逢吉隴西人元和時爲皇太子侍讀改中書舍人拜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逢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
度討淮西逢吉恐其成功密圖沮止請罷諸道兵憲宗惡之
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卽位緣講侍恩陰結近侍長慶
二年入爲兵部尙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儉佞逢吉
以爲其隙可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傅子方結客欲
爲稹刺度帝命尙書左僕射韓臯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鞫

無壯積度皆罷逢吉遂代相帝暴疾逢吉因中人梁守謙王
守澄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能言領之而已鄭注善於王
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與援自是肆志無所憚
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
八人又傳會者八人皆任要劇時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
先賂關子然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敬宗立度求入覲逢
吉不自安權輿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爲帝言之計不
行陳留人武昭果敢而辯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濟厚禮
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怨望與太學
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

與執政李程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
持不可昭怒於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以語權輿逢
吉因彙延昭厚相結納逢吉素厚彙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
字僕吾當以利見字君辭甚猥昵及度將還逢吉命人發前
事以昭爲度舊人欲以中度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
按之訓諷彙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曰誣人以自免
吾不爲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
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簿初逢吉與昭獄以止度入天子知
度忠卒相之出逢吉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及訓用事拜尚書
左僕射卒無子

死而無後
何苦如此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稹幼孤母鄭氏賢而文親授書傳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王叔文王伾幸於太子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上書曰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然而事有先於此者臣敢昧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舍聞豈天性聰明哉而克終於道者教也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遊目不闕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旣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彼道德之言固吾

所習聞陳之者易論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人情苟得志莫不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典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傅之以殘忍之術朝之人未盡愚而胡亥不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之亡則有以致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卽位後雖間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來保傅皆

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爲司議郎其驗也武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爲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及讒言中傷惟樂工剖腹爲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皆疾廢耗及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泊諸王齒胄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較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

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羣臣莫得與聞此亂萌也陛下卽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計進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封事執奏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寃決事明察幽之意者陛下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亂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輔臣議可否於內諫官陳得失於外是以天

下治今陛下當聽政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羣
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味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
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官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
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
貢獻十省出入畋游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劾節度使嚴礪
違詔重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
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
讓之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
江陵士曹參軍元和末拜膳部員外郎稹長於詩與白居易
名相埒時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

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
峻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爲
南宮散郎卽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嚴切盛
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所薄遷翰林承旨學士數召
入禮遇甚厚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
屯鎮州有所奏論其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
帝乃罷弘簡出稹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平章
事朝野輕之稹思立奇節以厭人心時王廷湊圍牛元翼於
淡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游燕趙間能得賊
要領可使反間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

既非度自
發稹又無
狀皆罷何
也

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實間裴度曰：于方
為稹結客將刺公，度隱而不發。神策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
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稹與度皆罷，出為同州刺史。諫官言
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不聽。徙浙東觀察使。太和三年為尚
書左丞，務振綱紀。然稹望輕，素無行檢，不為公議。所右王播
卒，謀復輔政，不遂。拜武昌節度使。卒，稹在越時，辟竇鞏鞏工
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始稹
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信道不堅，阿附宦貴，得宰相
居纔三月罷。晚節沮喪，廉節不飾，為世所嗤云。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奇章公弘之後。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
頃，依以為生。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俱第一。穆
宗初為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
賕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
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
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直臣竟坐死。韓弘
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俄弘、公武皆卒。孫弱不能事帝，
遣使者至其家，悉收簿籍，所餉中朝臣姓名皆在。至僧孺注
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
人，遂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公。時政出近倖，

僧孺數表去位。帝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文宗立，李宗閔當國，稱僧孺賢，不宜棄外。復拜同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以問宰相。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係。休戚前日劉聰挈境歸國，費財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俾扞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因遣使慰撫之。時吐蕃請和，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降。劍南節度李德裕言：「昔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維州。今以生羗二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下羣臣大議，皆請如德裕策。僧孺獨持不可，曰：「吐蕃繇地萬里，失一維

州無害其疆。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夫中國禦戎守信爲上，使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州，若東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雖百維州何益？帝遂詔反吐蕃，時謂僧孺挾怨沮解之。中尉王守澄引士人私議朝政。它日上御，延英召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無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同事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乃檢校左僕射爲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旣急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

幾至亡國、開成初爲東都留守、三年召爲尚書左僕射、會莊恪太子薨、僧孺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朝謁、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彝樽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會昌元年、復畱守東都、石雄誅劉稹、得僧孺宗閔、與從諫交結狀、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貶循州長史、宣宗立、爲太子少師、卒、諡曰文簡、僧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慶殃及其子、至宋陳克作論、以反之、孫徽爲吏部員外郎、黃巢入京師、徽父蔚避地梁州、道病、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被面、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

老而疾、幸毋驚之、賊相謂曰、此孝子也、其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割、以饘飲奉蔚、畱信宿去、旣抵梁州、徽趨蜀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兄循在朝廷、徽乞還營醫藥、時兄循爲給事中、許之、張濬伐太原、引爲判官、勅在所敦遣、徽太息曰、王室方復、廩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爲藩屏、而又濟以兵、方鎮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濬果敗、召爲給事中、山南楊復恭叛、李茂貞請假招討、節伐之、未報、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亟請、帝召羣臣議、無敢言、徽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耳、聞兩鎮兵多殺傷、不

早有所制，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則軍有所畏。帝乃授茂貞招討使。茂貞有功，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討之。徽諫曰：「岐州國之西門，茂貞憑其衆，今討之，萬一不利，有屈威重，願徐制之，不聽。」師出，帝謂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舉必萬全。」卿計何日可捷？對曰：「臣職諫諍，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崔胤忌徽正直，徙太子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子叢，任補闕，數言事。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在能舉其職，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二人足矣。」出爲陸州刺史。帝勞之曰：「卿得毋取怨宰相。」

大造化

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用臣，非嫌也。」詔賜金紫。謝曰：「刺史舊制，假緋。今賜紫，越等也。」乃賜銀緋。咸通末，拜劍南西川節度使。蠻酋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謾書求假道入朝。叢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之。蠻懼，引去。僖宗時，爲吏部尚書。襄王煊亂，叢客死太原。

李宗閔

李宗閔，鄭王元懿四世孫，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穆宗卽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時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共言徽納干請，宗閔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愈結，樹黨相

軋凡四十年爲搢紳之禍宗閔入爲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
多知名士如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太和中德裕自
浙西召欲相之而宗閔中助多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遂引
僧孺同秉政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裕爲相入
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爲黨人後
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
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爲黨魁宗閔曰德裕居外久
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議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
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慙沮
不能對德裕請皆出爲刺史帝出虞卿常州元夫汝州蕭澣

鄭州宗閔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用事疾德裕共訾
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宗閔恣肆附託虞卿以京
兆尹得罪宗閔極力營解帝怒叱曰爾常詆鄭覃爲妖氣今
自爲妖耶出爲明州刺史再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陰
結駙馬都尉沈羲內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等求宰相頃上
有疾密問術家呂華迎曰考命曆惡十二月復貶宗閔潮州
司戶參軍事羲逐柳州元素流嶺南親信並斥訓注欲以權
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爲二李之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陰
晦連月帝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一切不問以慰安中
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楊嗣復輔政與宗閔

善欲復用之而畏鄭覃託宦人諷帝宰相入對紫宸殿帝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卽死爲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珣曰此李逢吉罪非宗閔也李續喪旣闋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舜逐四凶而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州刺史可乎覃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始庇鄭注禍幾覆國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而宗閔不奉詔尚當記之覃曰嗣復黨宗閔者宗閔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覃言過矣林甫如賢忌功夷滅十餘族宗閔固無之宗

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懲勸宜一非爲黨也比殷侑爲韓益求官臣以嘗坐賊不許覃囑臣勿論是豈不爲黨乎遂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旣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輔政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稹敗得宗閔交通狀流封州徙柳州司馬卒宗閔始有令名旣貴喜權勢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崇樹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

楊嗣復

楊嗣復父於陵少時浙西觀察使韓滉奇之謂其妻曰吾閱人多矣貴而且壽無若楊生者生子必爲宰相因妻以女旣

而生嗣復，澁撫其頂曰：名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擢進士為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開成初，以戶部侍郎與李珣並拜同平章事。紫宸奏事，嗣復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珣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陸洿，則貪夫廉矣。彼竇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况洿耶？帝曰：朕賞洵直，褒其心耳。鄭覃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即再拜求罷。珣見言切，因曰：朋黨固少，弭覃曰：附離復生矣。帝曰：向日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

朝廷聚訟
若此紀綱
殆地矣

在珣乃陳邊事，欲雜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珣，疾朋比。珣不如臣。嗣復曰：嘗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為黨耶？因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因乞罷。帝方委以政，因慰安之。他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珣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為宰相者，今或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璿、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對延英宰相語。

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而止、久之、帝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珏監修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珏曰、夷行疑臣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爲此言耶、臣得罷爲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珏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卽叩頭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何至此耶、覃起謝曰、臣愚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

成何體統

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廩數十萬、時新異、賜必先及臣等、將責之、輔聖功、求至治也、乃日不及初、臣累陛下之德、罪當死、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覃偶及之、何固執若、是、嗣復闔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批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薄相、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罷嗣復爲湖南觀察使、薛季稜、劉弘逸、誅、中人言、二人附嗣復、李珏謀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卽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鄆、崔珙、詣延英、

德裕可取

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昔太宗玄宗德宗三帝嘗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為冤。帝曰：朕未續嗣時，宰相何嘗比數？且珏等各有所附會，若珏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屬安王，乃為楊妃謀，且其書曰：姑何不數天后？德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嘗有疾，先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證左尤具。我不欲暴於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太息曰：為卿赦之。乃追使者還，貶嗣復湖州刺史。宣宗立，以戶部尚書召道，卒。諡曰：季穆。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於陵所擢及第，浙

東觀察使李師稷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為美。子損為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曰：寸土皆先人舊業，非吾所有。安可奉權臣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乃還，後為平盧節度使。

竇羣

竇羣，京兆人。父叔向，以詩名。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為處士。母卒，鬻一指置棺中。廬墓次終喪。京兆尹韋夏卿言之，德宗擢為左拾遺。時張薦使吐蕃，羣以侍御史為判官。羣入見，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一旦為和蕃判官，又何易也。帝壯其言，留之。

王叔文不喜羣，羣亦不肯附。後見叔文，羣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也？」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卒不能用。憲宗立，武元衡輔政，薦羣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恃狠，遂怨吉甫。術士陳登嘗夜過吉甫家，羣捕登掠考，并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覆其詐，大怒，將誅羣。吉甫爲救解，得免。出爲湖南觀察使，召還。道卒，羣剛狠自用，果於報怨。上欲召用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羣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吉甫父子
終是正人

劉栖楚

劉栖楚，其出寒鄙，爲鎮州小史。王承宗薦於李逢吉，擢右拾遺。逢吉罷，裴度逐李紳，皆栖楚嗾之也。敬宗立，視朝嘗晏，數游畋，奏樂。栖楚諫曰：「前世王者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卽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憲宗與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以額叩龍墀，流血被面。李逢吉傳旨，毋叩頭。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揮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於此。」有詔慰諭，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

帝問向廷爭者在耶衆以辭歸對召爲諫議大夫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者栖楚一切窮治姦蠹斂迹後軍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呼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耶栖楚性詭激敢爲怪行乘險抵噉若無顧藉內實恃權干進詣宰相厲色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卒

張又新

張又新薦之子也元和中歷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所憎惡者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搏噬之故有八關十

六子之目逢吉惡李紳求凶敢者中之敬宗貶紳端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閹者曰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俟之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竊不敢讓人皆畏之及逢吉領山南東道節度使表又新爲司馬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訓死復坐貶又新善文辭以諂附敗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

楊虞卿弘農人第進士抵淮南納幣會陳商喪其親貧不克葬虞卿未嘗相識悉所齎助之擢監察御史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况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罹氛厲之疫邊

無見儲國用寢屈固未可以高枕而卧也陛下初臨萬機宜有憂天下之心當日見公卿百執事垂意下問四方內外灼然有所見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獨宰臣三五人或頃刻陪列鞠躬侍坐循旨上下無敢醜答公卿有位雖陟降清禁會未奉優眷承顧問諫官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辭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未之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時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言陛下倡優在側馳騁無

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甚危切帝詔宰相慰謝宰相因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改禮部員外郎進吏部曹史李寶等鬻偽告調官六十五員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寶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雜推寶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輔政遷給事中虞卿佞柔諧附權幸倚為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沉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與虞卿兄汝士子漢公皆為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為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

德裕入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遷京兆尹。大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局護兒曹。帝不悅，注內不安，而與虞卿有怨。與李訓奏語出虞卿家，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因證之。帝大怒，下虞卿詔獄。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寃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漢公爲荆南節度使，或劾其貪賊，降祕書監。宣宗擢爲同州刺史，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輿封還制書，帝不從。遷天平節度使卒。楊氏貴赫，爲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在臺省方鎮，常十餘人。

張宿

張宿，本寒人。憲宗爲廣寧王時，張茂宗薦之，得出入邸中。及

監國，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幸，遺賂滿門。坐漏泄禁中語，貶柳州丞。遷比部員外郎。帝卽位，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張宿，細人，不可以汙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逢吉罷，詔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羣王涯曰：「諫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之，或自行伍任之，皆道義卓異於世。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之。適所以累之也。」請授他官，不聽。使中人宣授焉。宿怨執政，日肆讒間，與皇甫鏗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持節淄青道卒。

柏耆

柏耆，不知何許人。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耆杖策詣淮

錢至即悅
矣者何為

誅洪不是

西行營謁裴度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
請於朝假左拾遺以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承宗請獻三州
以子入質擢真左拾遺聲振一時王承元徙義成軍遣諫議
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賫緡錢百萬未至舉軍譁議穆宗遣
者諭意眾乃悅太和初李同捷反授者德州諸軍計會使與
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請降祐
使大將萬洪代同捷守滄州同捷尚未出者以三百騎馳至
滄州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或言王廷湊欲以兵劫之者
遂斬同捷首以獻諸將嫉其功詆毀之文宗貶者循州司戶
參軍亞之南康尉宦人馬國亮譖者受同捷所得王稷女及

奴婢珍貨李祐聞者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死是者殺之
流愛州賜死

史緯卷一百九十五

唐書二十六

列傳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父仲卿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貶封溪尉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

史經 卷一百九十五
登崇俊良，占小善者卒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

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榱侏儒，椳闌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

犖稱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

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奏淮西連年修具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農夫織婦疲於轉餉、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久支、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今以三州殘敝、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少遇水旱、百姓愁苦、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五
漢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充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發，則蔡人首尾不救，可以成功。執政不悅。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爲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灼體膚，委珍貝，騰沓滿路，愈惡之。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

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宰，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

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受禪，即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轉盛也。今陛下命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遙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民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直心事佛，皆云

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豈合更惜身命，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一作政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進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

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咎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夭，促言何乖刺邪。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作表哀謝。帝頗感悔，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本是愛朕，愈在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是以窮。愈自往視之。

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告之曰：啓先王旣有天下，遡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捍然不安谿潭，據食民畜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雄長，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

卷一百九十五
六
佶佶覘覘，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其勢固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泗西徙大海，自是潮無

奇
鱷魚之患，帝欲復用愈。皇甫鏞素忌之，言愈疏狂，可且內移，乃徙袁州。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計庸工所得贖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容貌甚陋，學官擯之，不與共食。愈一日特呼直講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不與之共食。愈奏以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

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泚血衣猶
 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
 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
 乎衆曰無有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
 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
 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其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懼曰
 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為愈曰神策六
 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
 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潰圍出廷湊
 不追愈歸奏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吏部令史舊常關鎖不聽

便令史
 為奸故

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
 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
 輕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
 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常言文章自
 漢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
 卓然樹立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濶與孟軻
 荀卿相表裏又言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
 歸秦漢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為言自
 成一家壻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
 言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齋泫澄深詭然而蛟龍

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允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大拯頽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嘗與李翱書曰：愈所為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

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猶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輩，皆有名於時。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云。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愈一見，與為忘年交。年五十，登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

坐水旁，裴回賦詩，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張籍諡之曰貞曜先生，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當時名士皆與游，而愈禮重之。薦為國子博士，籍為詩，長於樂府，多警句。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新安人。擢進士第，為工部郎中。下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畱守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曰：「自我為顧况集序，未嘗許人碑字三千字，三縑。今何遇我。」

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捕蜂，擣取其液，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臂流血。

盧仝，自號玉川子，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嘗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圖，遊東都。時禁僧急，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之為文，遂去浮圖。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責之，久乃得

釋。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遷普州司戶參軍卒。

劉叉，少任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

負氣不能俛仰貴人，常破衣穿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
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爲獨拜好面道
人長短，其相得則若親屬。然嘗持愈金數斤去，贖之，入墓中
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後不知其所終。

錢徽

錢徽，字蔚章，起之子也。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
僑士游客，以財貨饋，後得臯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
因表署掌書記。憲宗時爲中書舍人，加承旨。帝嘗獨召對徽，
言學士皆高選，宜與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時雖禁無
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諫罷之。院使梁守謙見徽批監軍

表語曰：「一室不可益邪，銜之出爲虢州刺史，拜禮部侍郎，知
貢舉。宰相段文昌學士李紳以楊渾之周漢賓屬徽，渾之憑
子也多納古帖祕書於文昌，徽不從，自取楊殷士、蘇巢、巢李
宗閔、壻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怒，方帥劍南西川人辭奏徽
取士不公，上訪紳及元稹，稹與宗閔有隙，曰：「誠如文昌言，詔
王起白居易覆試，黜者過半，貶徽江州刺史。汝士勸徽出文
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耶。
使子弟焚之。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徽曰：「此
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貸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
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徽不能治繁劇，戣曰：「相君宜知

可慨

天下事。徽江號之治不及知。况其它耶。文宗立。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時大寒。羣臣在廷。稍稍引退。徽素恭敬。不去位。久而仆。上疏告老。不許。太和初。以吏部尚書致仕。徽與薛正倫。魏弘簡。舍二人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也。卒。贈尚書右僕射。

崔咸

崔咸。博平人。為侍御史。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上表求覲。與章偕來。時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悉力排擯。敬宗宰相。度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

耳語。咸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壯之。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吏稱為神。入為祕書監。卒。咸素有高世志。間遊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擿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遷翰林學士。時李紳貶端州學士。缺。人人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復議增選學士。表微薦路

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曰隋位崇且在翁右柰何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乃志沼叛詔李聽討之上以軍事問表微表微曰聽善用兵不半月必破賊捷書上果止浹旬及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沒弔客莫不咨嗟贈禮部尚書表微篤於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好春秋病諸儒執一見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

高湜

高湜吏部侍郎銜之末為吏部侍郎知貢舉權要

多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於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吾分也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皆有名當時叔銖大和中擢給事中鄭注權勢震赫文宗復驟用李訓為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閣言訓素行儉邪必亂天下不可任帝遣使者諭之曰朕畱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也時彗變未息銖等既弗見省羣臣憂懼明年訓當國出銖為浙東觀察使大中初為太常卿博士不參集銖責罰禮生博士李愨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禮生銖嘆曰吾老不能退乃為小兒所辱弟錯為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命試題錯上所取文帝語侍臣曰比年文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五
章卑弱今錯所取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高錯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戒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遷禮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

馮宿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父子華親卒廬墓有靈芝白兔之異號孥馮家宿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軍中脅其子愔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武俊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稱頌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

脅內則誠歎隔絕外則疆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勲赦愔辜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卽表聞遂授愔畱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觀察賈全愔憾之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拒命不得諡宿謂父子罪不相及士真勞不可遺乃上佳諡出爲華州刺史以父諱不拜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於軍吏不敢捕宿乃大集部曲文壽與偕來宿掩取榜殺之遷刑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器甲十餘萬詔分其餘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修治防庸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之

修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也。卒贈吏部尚書，諡曰懿。定字介夫，與宿齊名。于頔素善之，頔帥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爲白。定徑去，頔聞之，斥吏饋錢五十萬，及諸境，定不受。以書讓頔，頔大慙。爲太常少卿，文宗詔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於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何人，學士李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茶中瑞錦，詔以所著上。遷諫議大夫，李訓、鄭注敗，公卿多死，中外危懼。及收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定請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

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以左散常侍致仕。卒，諡曰節。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墨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李虞仲

李虞仲字見之，爲太常博士，言諡者所以表德懲惡，乃春秋褒貶法也。茆土爵祿，僂辱流禁，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後之所以知其行者，唯諡是觀。古者親葬，請諡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諡，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誅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諡者，前葬一月上請，考功送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不

得過半。暮居外一暮。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諡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歷吏部侍郎。卒。

李翱

李翱字習之。唐宗室也。登進士第。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以史官紀事不實。奏狀曰。臣謬秉史館。以紀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諡議以為據。夫今之作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之詞。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安足信也。臣謂作行狀者。宜直載事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爭之辭。則足以為正直矣。段

秀實傳。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則足以為忠烈矣。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誅叛賊。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陛下赦而不誅。澄等得生歸。轉以相告。賊眾皆懷盛德。不肯拒戰。劉悟所以遂能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親陛下。故不淹日而成大功也。今歲關中二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百姓歌樂。遍畎畝。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而歸之。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

若他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也
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
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中正而不疑屏邪
佞而不邇改稅法而納布帛絕進獻而寬租賦厚邊兵以制
蕃戎見侍臣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
既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天資神聖如不
惑近習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大化可不勞而成也遷
考功員外郎出為朗州刺史遷禮部郎中翽久任郎署怫鬱
不得志宰相李逢吉奸邪翽面斥其過逢吉偽不校翽懼移
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表為廬州刺史時旱疫逋逃滿

既面斥之矣又懼何也

路權豪賤市田屋而貧戶仍輸賦翽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
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歷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翽
始從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亦諡曰文

高元裕

高元裕渤海人敬宗時為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
命言注以醫術侍注憾之貶閬州刺史注死遷翰林侍講學
士拜御史中丞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
俗舉不法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其
不稱職者罰之詔可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卒元裕自侍講為
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言兄少逸何枉因以命之世服其公

出爲陝虢觀察使，峽石驛吏供餅惡，中人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耶？」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爲兵部尚書卒。元裕子璩，懿宗時拜同平章事，閱月卒。太常博士曹鄴言：「璩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諡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諡爲刺，從之。」

封敖

封敖，脩人，爲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敖屬辭瞻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敖草制有曰：「謀皆予同，言不它惑，明主專任之以成功。」

德裕喜，謂敖曰：「陸生恨文不迫，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解所賜玉帶贈之。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故不至宰相。

李景讓

李景讓，愷之孫也。母鄭氏治家謹嚴，以義方訓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是？」亟使閉之。景讓自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母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告也。」景讓請臯乃釋之。景讓老，猶加箠楚。景讓有孝行，受杖畢，欣然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辟，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

歲老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袒其背將鞭之將吏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景讓家門修謹入為右丞進御史大夫宣宗擇宰相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前射取之得蔣伸遂相之景讓名素出伸右而不相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慙志不平自陳考深當代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謂公無素儲獨不為諸子謀耶景讓笑曰兒曹詎飢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諡曰孝景讓為左丞時蔣伸大會舉酒延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坐客默然無應者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者宣宗銜穆宗舊怨景讓建議敬文武三

春秋讓躋
僖公臣不
可加於君
也景讓此
議得罪名
教大矣

主為猶子行請遷祀別廟而代宗以下主復入廟事下百官議皆以為非乃止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居東都樂和里世號清德者為樂和李公云弟景溫為尚書右丞盧攜當國攜弟隱由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雖疾其冒進無敢繩之者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人服其能舉職

劉蕢

劉蕢字去華昌平人明春秋能言古典亡事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宿恥宦官方握兵號曰北司外脅羣

臣內侮天子，黃常痛疾。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盛德之所臻，豈乎不可及已。朕顧唯寡昧，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敢希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頒條列郡，而干禁或未絕，按度百工，而濫巧或未息，其

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子大夫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能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克，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斯在洽聞，朕將親覽，黃對曰：臣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常欲與庶

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祿言之罪，亦無所悔。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心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治，其則不遠，唯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王，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

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務農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在乎選舉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當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奸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

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克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制嚴尤所陳乃中下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其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首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

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於清問豈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

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為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闡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者。譏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也。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

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任。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曰。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氣正。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之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之者。重其顯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

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且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微旨而稱兵者，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出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慎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

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針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捄亂之術，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埽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得正其始，而正其終，則可以克承丕構，無宵旰之憂矣。臣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爲君而天下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

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而終敗亡者，以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故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誰不欲致身爲臯夔，致主爲堯舜，陛下何忽而不用耶？乃有官非其能，任非其人，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

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之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暴下慢，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

愛之如父母，今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人民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官貪民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

血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由不能擇賢明而任恭顯，失其操柄故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所謂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從。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臣所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導之者，在於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

史紀 卷一百九十五
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斯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能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所謂廣播殖在乎務農時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省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

愆矣。臣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舉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陛下用人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官方不一也。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

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古者本井田以制軍賦。因農隙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容合中宮之號。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

心。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

立者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所謂辨其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臣所謂形於恥格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所謂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於前矣臣所謂令煩而治鮮當察其行否者夫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虧益止畱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書上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禍豈忍姑息時忌

所謂瞻鳥
維屋

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但不知臣死之後將爲誰啓之哉臣之所陳承問條對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燮理之宜念深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闡外之寄念百度之貞良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守令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

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黃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眊眊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參軍李邵曰：黃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使陛下聞未聞之言，忽忽內思，愧不可言。今黃所對空臆盡言，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籍籍，至於垂涕。謂黃指切左右，恐近臣銜怒，變與非常。忠良道窮，綱紀遂絕。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副陛下所問。若臣所對不及黃遠甚，自謂賢良。

柰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使臣逃苟且之慙，而陛下獲直臣之用，不納黃對。後七年，遂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以師禮禮之。詔授祕書郎，宦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言：黃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痛詆闖豎，遂罹譴逐。正人義士，切齒飲血。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上室幾喪，使黃策早用，安有今日之禍？帝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論曰：黃廷對策，問譏切宦官，而戒帝漏言疏矣。黃若先以忠誠結主，然後爲帝謀天下安危，庶可紓患耶？

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從父逢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昵之坐事流象州文宗嗣位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爲雷守快快不樂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介之王守澄守澄善遇之以注方術訓經義薦之於帝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鈞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旣見拔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豎益橫而憲宗之弑罪人未得帝外假借內實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容無可與謀者注知帝旨屢建密計引

訓叶力帝以訓注皆因守澄進外託講論與之謀使其黨不疑訓喪未闋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太和八年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鄭肅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等劾訓儉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訓數進講至闔寺必感情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待遇莫比帝慮宦人猜忌乃疏易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以學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鳩

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以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鄭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讐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常所惡者悉陷黨中貶逐無虛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八月以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自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可用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懼憚迎拜天下險怪之士徼取富貴者

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以悅士心人皆惑之鄭注先顯訓藉注以進及位相珥恃寵爭功勢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忌擢所厚善分總兵權以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季本權御史中丞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稱賀訓奏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帝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先往視訓還奏非甘露帝曰豈約妄言耶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欲閉止諸宦人時王璠郭行餘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鼓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璠懼弗能前邠寧

軍又不至，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韓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闔者將闔扉。宦侍奪門出，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有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卽扶輦下殿，決采恩而出。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搏訓而躡，訓壓之。』」將拔刀，中人救至，士良獲免。羅立言、李季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搤訓仆之，輦入東上閣，卽閉宮門，呼萬歲。王涯謂上將開延英趨進，羣臣隨後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

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於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詈，帝懼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舒元興、王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答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訓等第。兵遂大掠兩省印信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時光範門尚閉，列兵呵問，乃由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閣門使馬元贇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死。羣臣不能班，帝未知涯等被繫，猶訝其不朝。旣而士良白涯與訓謀

逆將立鄭注已收繫矣。士良召尚書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之悲憤，因付以王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靳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帝逼於宦官，下詔暴訓涯等罪，季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賈餗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志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啓關納之。」旣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行，餘立言皆獲。涯等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訓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

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盤屋守將所執，械送之。訓恐爲宦人所辱，祈監者曰：「不如殺我，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後一日，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首以徇。餗臨刑，憤罵。元興曰：「晁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始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劉按邊旣行，命學士顧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自是宦豎益熾。帝旣不能制，居常忽忽不樂，每游燕，雖倡樂雜沓，顏慘不舒，往往瞋目獨語，或

好和尚

裴回眺望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

鄭注翼城人、以方伎游江湖間、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為煉
黃金丹、愬親遇之、注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意、輒中所欲、為
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以告愬、
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機辯橫
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愬曰、
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贍卹、
日夜為守澄計議、陰通賂遺、初士之纖巧者、附離之後、要官
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搢紳側目、御史言注奸狀、請付有

司治罪、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過其奏、更擢右神策
判官、士議誼駭、劉從諫惡其人、欲斥去之、表副昭義節度、至
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對浴堂門、賜賚優
渥、是夜彗星出東方、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性貪吝、既藉
權寵、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足、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
廡、復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煽聲焰、間入神策、與守
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險人躁夫、干請日走其門、李訓附
注、以進、兩人權震天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時訓在
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
信之、乘間進退士大夫、撓翫朝法、賢不肖淆亂、眾知其必亂、

中人與痿
願不同
吮癰舐痔
今添一門
日治痿

帝問富人術注以權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
直工自擷暴則利悉在官帝詔王涯為權茶使又言秦雍災
當興役厭之帝嘗咏杜甫曲江辭有官殿千門語意天寶時
環江有觀榭宮室聞注言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
彩霞亭公卿得列舍隄上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
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之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
詔月入奏事注請察屬於訓訓不悅與舒元興謀殺注但以
宦官未除注豪俊可為助乃徇其請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
復為副李敬彞為司馬盧簡能蕭傑為判官盧弘茂為掌書
記度支京兆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千折注惡

不人嫉妬
頂取其死

之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滄水注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
因宦者羣出臨送欲以鎮兵擒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
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勇而
有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注驚遽不能用
仲清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潰去可復等皆
被殺梟注首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
王茂元蕭弘勒兵備非常至是羣臣稱賀籍其貲得絹百萬
匹他物稱是注敗前茵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為蠅飛去可
復徽子也為禮部郎中可復將死女年十四或為祈免女曰
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殺之弘茂右拾遺妻蕭

有賀之有

氏臨刑大呼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敬葬
以未赴免

王涯

王涯太原人憲宗時爲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涯文有雅思
訓誥溫麗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之以居遠或召不時
至詔假允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穆宗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嗣位進尚書右僕射兼
鹽鐵轉運使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爲之屈奏僕
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言與其廢禮不如審
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

禮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君也大夫有獻不親君有賜
不面拜爲君之答已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
天子別嫌明微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
元禮京兆河南牧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參不可獨據
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所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
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
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收隸天子鹽鐵
復以本官同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涯奏罷京
畿榷酒錢以悅衆拜司空涯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民益
困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爲使涯不敢辭李訓敗涯及禍

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民詬詈之，抵以瓦礫。涯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然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決去，就以至覆宗。時十一族家貲悉為兵掠，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積財鉅萬，取之彌日不盡。家書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以厚貨鈎致，或私以官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官。子孟堅，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鑄家，鑄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使自求生，柰何？」反相噬耶。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言，向與臣並列者，旣族

宦豎之毒如此

卽此涯當死久矣

滅矣，而露齒不掩，深可悼惜。帝惻然，詔京兆尹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盜發其塚，投骨渭水。涯女為竇紉妻，以痼病免，家人給以涯當貶女，夢涯自提其首曰：「族滅矣，唯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及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明涯寃，追封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

賈餗，河南人。大和中，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爭之，餗曰：「黃口兒，敢爾儉。」曰：「公為御史，能嘿

嘿邪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忿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
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既得位指儉特爲黨斥去之與沈
傳師善傳師前死夢告之曰君何不休餽寤而祭諸寢復夢
曰事已爾可柰何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
本餽與馮宿爲考官畏避不敢取竟罹其禍然餽與王涯實
不知謀人皆寃之

舒元興

舒元興東陽人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
雖水炭脂炬殮具皆人自將吏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
下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

齊至言然
不可行久

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聖主下
賢意也。羅棘遮截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非所以化成
天下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
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棊筭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耶。又言取
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者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
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
二十。謬進者乃過半可乎。擢刑部員外郎元興自負高才銳
進取太和五年獻文八萬言不得報上書高自稱道文宗出
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
李訓居喪與元興善及訓用事遷御史大夫兼刑部侍郎專

附鄭注注所惡必劾罷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日夜
與訓邪謀詭計天下事敗壞不可收拾二人爲之也然加禮
舊臣鈞取人譽裴度令狐楚鄭覃爲當路所貶逐至是悉還
高秩元輿爲牡丹賦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闌誦賦
爲泣下

王璠

王璠史不記何人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
政特厚璠驟遷御史中丞璠恃之橫恣道遇左僕射李絳交
騎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
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中丞御史

在廷中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位緣恩進
削其禮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逢
吉過其事不奏出爲河南尹內廐小兒擾民璠捕而殺之遠
近畏伏遷京兆尹鄭注奸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
文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注由是傾心於璠璠
與逢吉舊故李訓薦爲戶部尚書判度支訓將誅宦人乃授
河東節度使璠誅子遐休直弘文館亦死璠鑿潤州外隍得
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者謂璠祖名崧生礎礎生
璠至遐而止蓋其應云

郭行餘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誌墓

史記卷一百九十五
辭不爲重胤怒行餘自解去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由大理卿擢邠寧節度使

羅立言宣州人貞元末以治劇遷河陰令舊無城郭立言始築之地直富豪大賈所居者令自築其處民憚其嚴數旬而畢貧者不知有役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論曰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風靡而反以臺府游徼門卒抗中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等稱訓天下奇才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何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

此說得是

未必

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注所行天下爲寒心文宗偃然倚之卒爲閹豎所乘天其厭唐德哉

